

鬼子

作者：倪匡

第一部：日本游客态度怪异

“鬼子”这个篇名，很有点吸引力，一看到这两个字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“鬼的儿子”，那自然是一个恐怖神秘故事。

然而，我必须说明，我承认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故事。但是在这里，“鬼子”却并不是“鬼的儿子”，只是日本鬼子。

中国历来受外国侵略，对于侵略者，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。俄国人是“老毛子”，助纣为虐的朝鲜人是“高丽棒子”，台湾人叫荷兰人为“红毛鬼”，而为祸中国最烈、杀戮中国老百姓最多的日本侵略者，则被称为“日本鬼子”。

中日战争过去了二十多年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应该世代记着日本鬼子犯下的血腥罪行。也有人认为应该忘记这一切，适应时代的发展，完全以一种新的关系来看待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。

我写小说，无意讨论，而这篇小说的题目，叫“鬼子”，很简单，因为整个故事和日本鬼子有关。

天气很热，在大酒店顶楼喝咖啡的时候不觉得，可是一到了走廊中，就感到有点热，我脱下西装上装，进入电梯。

电梯在十五楼停了一停，进来了七八个人，看来是日本游客，有男有女。

电梯到了，我和这一群日本游客，一起走出了电梯，穿过了酒店的大堂，在大门口，我看到有一辆旅游巴士停着，巴士上已有着不少人，也全是日本游客。

和我同电梯出来的那七八个日本游客，急急向外走着，我让他们先走，随后也出了玻璃门。一出门，炎热像烈火一样，四面八方围了过来，真叫人透不过气，而且，阳光又是那么猛烈，是以在刹那之间，我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而也就是在那一刹间，我听到了一下惊叫声，在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际，就突然有一个人，向我撞了过来。

那人几乎撞在我的身上了，我陡地一闪，那人继续向前冲，势子十分猛，以致挂在他身上的一具照相机，直甩了起来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向我撞来的那个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在发出了一下惊呼之后，动作显得如此之惊惶。

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一个人如果行动如此惊惶，那么他一定是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，所以，就在那一刹间，我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。

我一伸手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，那人无法再向前冲出去，我用力一拉，将他拉了回来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看清楚，那人是一个日本游客，约莫五十以上年纪，样子看来很斯文，但这时候，他的脸色，却是一片土黄色。

小说中常有一个人在受到了惊吓之后，“脸都黄了”之句，这个日本人那时的情形，就是这样，而且，他那种惊悸欲绝的神情，也极少见。

当我将他拉了回来之后，他甚至站立不稳，而需要我将他扶住。

这一切，全只不过是在十几秒之内所发生的事，是以当我扶住了那日本人，抬头向前看时，所有的人，还未曾从惊愕中定过神来。

那辆旅游车仍然停在酒店门口，本来在车上的人，都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向外张望着，许多和我同电梯下来的日本游客，都在车前，准备上车。

在车门前，还站着一个十分明艳的女郎，穿着很好看的制服，看来像是旅行社派出来，引导游客参观城市风光的职员。

眼前的情形，一点也没有异常，但是我却知道，一定曾有什么极不寻常的事发生过，因为我扶着的那日本人，身子还在剧烈地发着抖！

我立时用日语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位先生怎么了？”

直到我出声，才有两个中年人走了过来，他们也是日本游客，他们来到了我的身前，齐声道：“铃木先生，你……怎么样了？”

日本人的称呼，尊卑分得十分清楚，一丝不苟，那两个日本人的称呼至少使我知道，被我扶住了在发抖的那个日本游客，铃木先生，是一个有十分崇高地位的人。

那位铃木先生慢慢转过身来，他脸上的神情，仍然是那样惊悸，我看到他在转过身之后，只向那位旅行社的女职员望了一眼，又立时转回身。

这时，更多日本游客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有两个日本人甚至争着推开我，去扶铃木，他们纷纷向铃木发出关切的问题，七嘴八舌，而且，个个的脸上，都硬挤出一种十分关心的神情来。

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走了开去。

我在经过那女职员的身边之际，我顺口问了一句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那位明艳照人的小姐向我笑了笑：“谁知道，日本人总有点神经兮兮的。”

我半带开玩笑地道：“他好像看到了你感到害怕！”

那位小姐很有幽默感，她道：“是么，或许是我长得老丑了，像夜叉！”

我和她都笑了起来，这时，我看到两个人，扶着铃木，回到酒店去。在走进了酒店的玻璃门之后，铃木又回过头，向外望了一眼。

他望的仍然是那位导游小姐，而且，和上次一样，仍然是在一望之后，就像是见到了鬼怪一样，马上又转过头去，这种情形，看在我的眼中，已是第二次了，我的心中，不禁起了极度的疑惑。

刚才，我和那位小姐那样说，还是一半带着玩笑性质的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却认真，我道：“小姐，你看到没有，他真是看到了你，感到害怕！”

那位小姐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，却又不肯就此甘休，我道：“这个日本人叫铃木，你以前曾经见过他？”

那位小姐摇头道：“当然没有！”

又过了一会，扶着铃木进去的那两个人出来，一个道：“铃木先生忽然感到有点不舒服，不能随我们出发，让他自个儿休息一下！”

那位小姐也不再理会我，只是照顾着游客上了车，还好，当她也登上车子的时候，她总算记得，向我挥了挥手。我仍然站在酒店门口，在烈日下，回想着刚才所发生的事情。

我大约想了两三分钟，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，这一件事，可以说和我一点也不相干，要我在这里晒着太阳，想来想去，也不知为什么？

我耸了耸肩，向前走了出去，可是，当我到了对面马路，转过身来，看到了巍峨的酒店之后，我却改变了主意。我感到，这件事，可能不那么简单，那位铃木先生，显然是对那位导游小姐感到极度的害怕！

那是为什么？那位小姐，从来也未曾见过铃木先生——这一点，我可以肯定，因为那位小姐的态度，一直那么轻松。

我的好奇心十分强烈，有的朋友指出，已然到了畸形的程度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是一个好管闲事到了令人讨厌程度的人！

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是我却无法改变，就像是嗜酒的人看到了美酒就喉咙发痒一样，我无法在有疑点的事情之前控制我自己。于是，我又越过马路，走进了酒店。

我来到了登记住客的柜台前：“有一批日本游客。住在这里，我需要见其中的一位铃木先生，请问他住在几号房间？”

柜台内的职员，爱理不理地望着我，就像是完全未曾听到我的话一样。

我也不去怪他，只是取出了一张钞票来，摺成很小，压在手掌下，在柜台上推了过去。

为了与我不相干的事，我甚至愿意倒贴钞票，可知我的好奇心之重，确然有点病态了！

我又道：“我是一家洋行的代表，有重要的业务，要和铃木先生谈谈。”

那职员的态度立时变了，他道：“让我查一查！”

他翻着登记簿，然后，将登记簿向我推来，在推过登记簿来的时候，他取过了那张钞票。

我看到了铃木的登记：铃木正直。他住的是一六〇六室。

那职员还特地道：“这一批游客，人人住的都是双人房，只有他一人住的是套房，他是大人物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可以说是。”

我之所以如此回答，是因为我也不敢肯定。

因为，就一般的情形来说，重要地位的人，很少会跟着团体出去旅行的，他们不在乎钱，自然会作私人的旅行，而不会让旅行团拖来拖去。

可是，铃木正直和别的团员，显然又有着身份上的不同，至少他独自住一间套房。

我离开了柜台，走进了电话间，拨了这间酒店的电话：“请接一六〇六室，铃木先生。”

在那时候，我只是准备去见一见这位铃木先生，至于我将如何请求和他见面，我还未曾想清楚。

电话铃响了没有多久，就有人来接听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有了主意，我道：“铃木先生？”

铃木的声音，听来充满了恐惧和惊惶，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喘息声，他道：“谁，什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酒店的职员，听说你感到不舒服，要我们代你请医生？”

铃木像是松了一口气：“不必了，我没有什么！”

我又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有一位小姐要见你，是不是接见她？”

铃木发出了“咽”地一下怪声，好一会没有出声，过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他才道：“一位小姐——什么人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就是你一见到了她，就大失常态，感到害怕的那位。”

那便是我在电话拨通之后，想出来的主意。虽然我和那位导游小姐谈过话，她说根本不认得铃木，可是铃木分明是见到了那位小姐就害怕，是以我特地在电话中如此说，想听听他的反应。

我预料到铃木必然会有反应的，可是我却未曾料到，铃木的反应，竟会来得如此之强烈。

我在电话中，突然听到了一下惊呼声，紧接着，便是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显然是电话听筒，已被抛了开来，接着，又是一下重物坠地的声响。

从那一下重物坠地声听来，好像是这位铃木先生，已经跌倒在地了。

我又听到，一阵浓重的喘息声，自电话中传出来，同时听到铃木以日语在高叫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！”

他的那种叫声，真是令人毛发直竖！

我也不禁陡地呆住了，我感到这个多管闲事的电话，可能会引致一项十分严重的意外，我连忙放下了电话，上了电梯。

在十六楼，我找到了侍应生，道：“一六〇六室的铃木先生，可能有意外，你快打开门看看。”

侍应生奇怪地望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大声喝道：“别问我怎么知道，快去开门！”

侍应生很不愿意地到了一六〇六室的门口，他先敲着门，叫道：“铃木先生！”他才叫了一声，突然听得房内，发出了一声怒吼道：“滚开，别来打扰我！”

那正是铃木的声音，我认得出来。

侍应生立时转过身来，向我怒瞪了一眼，我也被铃木的那一下怒喝声，吓了一跳，侍应生显然已不准备再敲门了，我走向前，刚准备再去敲门时，门内传来了“砰”地一声，像是有人重重地撞在门上，接着，铃木又叫道：“滚，滚，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！”铃木的声音，就在门后传来，可知刚才是他撞到了门口。我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我有话和你说！”

门内静了片刻，才听得铃木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我实在十分难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不能再冒充是酒店的职员，因为酒店的侍应生，就在我身边。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姓名说出来，因为“卫斯理”三个字，对于一个远自日本来的人，毫无意义。

但是，我还是立时有了答案，我道：“我是旅行社的代表，铃木先生，你不能参加集体的游览，我想为你安排一下个人的行程。”

我这样说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名正言顺，可以防止侍应生的起疑，另一方面，我想铃木看到了那位导游小姐，神态如此怪异，那么，他或许想会晤一下旅行社中的人，打探一下那位导游小姐的来历。

我不知道我料想的两点，哪一点起了作用，而在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，过了不多久，门便打了开来，铃木就站在门后。

一看到了铃木，我又吃了一惊，他的神色十分骇人，面色惨白，眼睛睁得老大，而且眼中，布满了红丝，脸上笼罩着一股极其骇人的杀气。他虽然已有五十出头年纪，可是身体仍然很精壮，当门而立，似乎像一头想朝我扑过来的饿狼。

我呆了一呆之后说：“可以进来么？”

铃木伸出头来，在走廊中看了一眼，走廊中并没有什么人，他的神情也好像安定了些，他向那侍应生道：“刚才是你打电话给我？”

那侍应生忙道：“没有，先生！”

铃木又呆了一呆，才向我点了点头，示意我可以进去，我走了进房，他就将门关上。

我本来以为他可能认识我，因为在酒店的大门口，我曾被他撞中，并且扶了他好几分钟，然而，他竟像是根本未曾见过我，由此可知，在酒店门口时，他极度慌乱，根本不知道扶住他的是什么人！

铃木的神态已经镇定了很多，他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始终觉得他站立的姿势很怪异，看来使人很不习惯。但是我不多久，就知道他一定是军人出身，那种笔挺站立的姿势，除非是一个久经训练的军人，普通人是不容易做得到的。我先开口：“铃木先生，希望你很快就能恢复健康，游览本市。”

铃木掩饰地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本来就没有什么，可能是……是天气太热了！”

我顺着他的口气：“是啊，这几天，天气真热，请问，你对导游小姐方面，有什么意见？”

我是故意那样说的，目的仍然是要看铃木的反应，铃木的身子，陡地一震，他呼喝似地道：“你那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已经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试出了铃木对那位导游小姐的异常反应，而且，他连对“导游小姐”这个名词的反应，也是不寻常的。

我假装不知道，只是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个人进行游览，我们可以特别为你派出一个职员。”

铃木坐了下来，又示意我坐下，我以手托着头，像是在深思着什么，在这一段时间中，我也不出声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今天，就是刚才他们集体去游览时，那位……导游的小姐，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铃木终于向我问起那位小姐来了，可是，他的问题，可以说是十分怪异的，因为他不问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，而只是问她是什么地方人？

为什么他要那样问？那样问的目的，又是什么？

我那时全然得不到答案，我只是道：“不知道，虽然我和她是同事，她讲本地话、英语和日语，先生，你认识这位小姐么？”

铃木的双手乱摇，额上青筋也绽了出来，他以一种十分慌张的语气道：“不，不认识，根本不认识！”

然后，他的手微微发着抖，拿起一张报纸来，遮住了他自己的脸：“我……请你替我安排，我想立即回日本去！”

我心中的疑惑更甚，这时，肯定的是，铃木的心中，一定感到了极度的恐惧，虽然他竭力企图掩饰这种恐惧，但是他的恐惧，还是那么明显地流露了出来。

其二，他的恐惧，是来自那位美丽、活泼的导游小姐。

其三，他的恐惧是如此之甚，以致他甚至不敢再逗留下去！

当我想到了这三点的时候，我站了起来，冷冷地道：“铃木先生，如果你在逃避什么，那么，就算你回到日本，也逃不过去的！”

如果说，我以前的话，给铃木以刺激，那么，这种刺激，和现在的情形相比较，简直完全不算得什么了。这时，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铃木的双手，陡地一分，那张报纸，已被他撕成两半。他人也立时霍地站了起来，双眼瞪着我，面肉抽搐着，他的那种神情，实在是骇人之极！

我的目的就是要刺激他，以弄明白他心中的恐惧，究竟是什么！

所以，当他的神情，变得如此之可怖之际，我仍然只是站在他的面前，冷冷地望着他。

可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却是我意料不到的了！

只见他陡地跨向前来，动作极快，突然一声大喝，一掌已经向我劈了下来。

我自然不会给他那一掌劈中，向后一闪，就已经避开了他那一掌，但是他左脚紧接着飞起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踢中了我的左腿。

那一脚的力道，可以说是十分沉重，我身子一侧，跌倒在地毡上，而铃木继续大声吼叫着，转身向我，直扑了过来。

第二部：上天无门入地无路

看他的那种神情，分明是想扑了过来，将我压在他的身下，再来杀死我。

我之所以感到他想杀死我，全然是因为他那时那种穷凶极恶的神态，我在地上一个转身，一脚踢出。

我是算准了方位踢出去的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那一脚踢中了他的面门，不但令得他向后仰去，而且使得他的鼻孔鲜血长流。我则手在地上一按，跃了起来。

可是铃木一点也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他继续狂吼着，顺手拿起了一张椅子，双手握着椅脚，向我直劈了过来。看那种情形，像是他手中握的，不是一张椅子，而是一柄锋利的大刀。我接连闪避了三次，闪开了他的袭击，门外已传来急速的敲门声和喝问声，铃木击不中我，用力将椅子向我抛了过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房门打开，两个侍者走进来，那张椅子，向着他们直飞了过去，幸而一个侍者机灵，忙将门一关，椅子“砰”地一声，击在门上。

那两个侍者接着冲了进来，铃木像是疯了一样，指着我，叫道：“拉他出去，打死他！”

那两个侍者自然听到了房间中的争吵声和铃木的狂吼声之后赶来的，他们一进来，见到铃木血流满面，已经吓了一跳，铃木那一句狂吼，是用日语叫出来的，那两个侍者立时想来捉住我。

我等他们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才大喝一声：“别碰我，你知道这家伙刚才在叫什么！他要你们将我拉出去，打死我！”

那两个侍者一听，登时呆住了，一起转过头，向铃木望了过去。我冷然对铃木道：“铃木先生，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日本皇军占领了别人的土地，可以随意下令杀人的时代？”

我已经综合了好几方面的观察，可以肯定铃木这家伙，以前一定是军人，而他刚才的呼叫，又是如此的狂妄，是以我才狠狠地用话讽刺他。

铃木一听到我的话，起先只是呆呆地站立着，后来，嘴唇发着抖，像是想说话，但是却又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，他面上的肌肉，仍在不住跳动。

这时，一个侍役领班也走了进来，便“啊”地一声：“流血了，铃木先生，快报警，快召救护车！”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向我望了过来，我冷笑道：“是我打的，这日本乌龟不知让别人流过多少血，现在让他流点鼻血，看你如丧考妣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”

侍役领班被我骂得涨红了脸，向外退去。

我伸出手来，直指着铃木的鼻子，喝道：“铃木，你听着，我还会来找你，而且，还会带着你最害怕的人来，你心中知道你为什么怕她。”

铃木在刹那间，变得脸如死灰，他连连向后退去：“别……别……千万不要……”

我转过身，大踏步走向外，电梯到了，我大模大样走了进去，落到了酒店大堂，又出了酒店。

当我再度走出酒店，烈日晒在我头上之际，我的心中仍然很乱，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此沉不住气，以致和铃木的会面，演变成如此结果。但是老实说，对一个疯狂般叫着要杀人的日本鬼子，如果能沉得住气，那才算是怪事了。

我走了几条马路，才招了街车，回到了家中。

白素不在家，我一个人生了一会闷气，才打了一个电话给小郭：“小郭，派你最得力的手下，或是你自己，替我调查两个人！”

小郭忙道：“好啊，替你做事，永远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那两个是什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一个是一旅行社的一位导游小姐，她今天带着一批日本游客，在一酒店门口，搭一辆旅游已上去游览，记得，要查清楚她是什么地方的人。”

小郭笑了起来：“喂，不是吧，七年之痒？”

我不禁有点冒火：“扯你的蛋！”

小郭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很少那样发脾气，他不敢再开玩笑：“另一个呢？”

我道：“那个人叫铃木正直，现在住在一酒店的一六〇六室，他是和一团体来游览的，我要知道他的过去、现在的情形。”

小郭道：“好，尽快给你回音。”

我放下了电话，电话铃立时又叫了起来，我一拿起电话，就听到了杰克上校的声音：“卫斯理，你又惹麻烦了！”

我倒呆了一呆，不知道他的消息，何以会如此之灵通，我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杰克上校道：“一个日本游客在酒店房中被打，据侍者形容，这个人十足是你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：“你对日本游客那样关心？这样的小事，也要你来处理？”

杰克有点恼怒：“这是什么话？警方有了你样貌的素描，我恰好看见罢了。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我在他的脸上踢了一脚，这一脚，可以说是替你踢的，记得你当时在集中营中，如何受日本人的殴打？”

杰克上校叫了起来：“你疯了，卫斯理，大战已结束了二十多年，你不能见到日本人就打！”

我道：“自然是，但是当这个日本人，像疯狗一样向我扑过来，而且要杀我之际，我也绝不会对他客气，那一脚没有踢断他的骨头，已算他好运气了！”

杰克问道：“他为什么要杀死你？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关于这一点，你还是去问铃木正直好，他或者会告诉你。”

杰克上校道：“我们问过他了，他表示决不愿再追究，因为他立时就要回国，他已经决定乘搭晚上的一班飞机飞回去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他是今天才来的，忽然又要走了，你不觉得奇怪么？”

杰克上校道：“觉得奇怪，但是他有行动自由！”我道：“自然，他有，你在集中营的时候也有？”

杰克上校忙道：“别提集中营，二十多年的事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”

我道：“没有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日本人用占领军的口吻，呼喝着要将我拉出去杀掉！”

杰克上校叹了一口气：“卫斯理，你太冲动了，铃木正直是一个很有规模的电子工业组合的总裁，在日本工业界的地位很高。”

我冷笑着道：“那更值得奇怪了，你想想，一个像他那样有地位的人，为什么要跟着一个团体到这里来，而不是单独地来？”

杰克上校的耐性消失，他吼叫了起来：“那是他的自由，任何人都管不了他！”

我反倒笑了起来：“可是，这件事，我很感兴趣，我想弄清楚，究竟为什么？”

上校应声道：“我警告你，你不能再生事！”

我笑着：“你放心，照现在的情形看来，是他怕我，而不是我怕他。而且，他有名有姓，就算他回到日本去，我要找他，难道不能跟到日本去么？”

我在那样说的时候，原意是要杰克上校不再生气，并且向他表示，我也无意再惹什么是非。可是话一出口，我心中陡地一动，这实在是个好主意！

铃木这家伙，匆匆忙忙要离去，自然有原因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正在逃避着什么！

而我既然有意探索事实的真相，我就必须追踪！

铃木以为他立时离开，我就不会再出现，我要让他感到意外，就在飞机上，让他看到我，看看在飞机上，他见到我的时候，还能够躲到什么地方去！

这是一件想起来也使人感到有趣的事，是以我不住地笑着。

杰克上校自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而笑，他只是道：“你要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！”

我大喊道：“记住了！”

杰克上校重重地放下了电话，我只停了半分钟，就通知一个旅行社，代我订机票，我必须和铃木同一班机起飞，安排好了之后，我又催小郭快一点给我结果，因为我就要离开。

过了三四小时，小郭满头大汗，亲自拿着一叠文件，来到我那住所，他一进门，一面抹着汗，一面大声嚷道：“热死人了，唉，给你催死了，幸亏我们在日本有联络员，总算查到了，请看！”

他将文件夹递了给我，我先看那位导游小姐，她叫唐婉儿，二十五岁，江苏南京人，未婚，任职于顺惠旅行社，职位是副经理，收入很好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曾在日本、美国念过书，社交活动多，是一个时髦女性。

再看铃木正直的资料，铃木今年五十二岁，是铃木电子组合的总裁，出产电子计算机中的精密零件，全厂有一千名工人，是这一业中的佼佼者。铃木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个月，创办这个组合。据说，他的组合首先是盗卖了美军的一个仓库中的电子仪器而成立的，警方曾经追查过这个问题，但是证据不足，没有结果。

铃木在大战之前，是一个流氓，后来从军，这一部分，资料不很清楚，只记着他曾被编入侵华的先遣部队，曾在中国各地作战，在战争失败之前九个月，被调返大本营，当时军衔是大尉。

我料得不错，铃木果然是军人，而且从现在的年纪来推算，他二十多岁，就当了大尉，可以说是职业军人。这一点，从他现在的体态上，还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，再也瞒不过人。而使我莫名其妙的是，铃木正直和唐婉儿之间，可以说一点联系也没有。唯一的联系，就是唐婉儿曾在日本念过书，而铃木是日本人。然而这一点关系，就足以构成铃木一看到唐婉儿，就如此害怕的原因？

我呆呆地思索了半晌，小郭一直望着我，等到我抬过头来时，他才问我，道：“怎么样，满意么？”

我道：“谢谢你，但是，我还要托你办一些事。”

小郭立时点头答应，可是他却道：“这件事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古怪的成分，这两个人，都来得有根有据，不像是外太空来的！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：“谁说他们是从外太空来的，现在，我只是知道，他们两人之间，有一种很不寻常的关系在，而这种关系，连唐婉儿本人都不知道，要从铃木的身上着手调查！”

小郭用心地听着，并不打岔。

我又道：“铃木今天晚上就要离开，我准备和他同机去日本，飞机九时十五分起飞，我希望你能够设法，在八时半之前，找到这位唐小姐，并且说服她到飞机场来，我需要见一见她。”

小郭搔着头，自然，以他的侦探社的规模而论，就算唐婉儿正在工作中，要找到她，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。困难的是他要说服唐婉儿来找我！

但是小郭只是搔了两下头，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：“好的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小郭也立时告辞，这时，已将近六点钟，我没有多少时间了。

然而，小郭的工作能力，确实十分超人，七点五十分，当我到达机场的时候，他向我直奔了过来，大叫一声：“你迟到了！”

我看到了他，十分高兴，忙道：“唐小姐来了么？”

小郭拉着我：“来，她在等你！”

我被他拉着，直来到了餐室之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唐婉儿，她已经换过了衣服，更显得明艳照人，和她在一起的，还有好几位空中小姐。

小郭拉着我，直来到了桌子前：“唐小姐，这位是卫斯理先生，你们已经见过的了？”

围着唐婉儿在说话的那几位空中小姐，看到我们走了过来，就和唐婉儿挥着手，走了开去。

唐婉儿很大方地笑着：“卫先生，我听说过你，我们日间曾见过了，郭先生说你有重要的事要见我？”

我先坐下来，然后才道：“唐小姐，你还记得那个在酒店门口，一见到你就惊惶奔逃的那个日本人？”

唐婉儿微笑着，道：“记得，我回旅行社的时候，经理还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铃木先生，忽然之间要回日本去！”

我直视着唐婉儿：“你知道原因么？”

唐婉儿奇怪地睁大了眼睛：“我？我怎么会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”

我又道：“唐小姐，你曾在日本念书，你未曾在日本遇见过他？”

唐婉儿摇了摇头：“我从来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，卫先生，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的意思是，铃木为了某种原因，一看到你，就感到极度的恐惧！”

唐婉儿摇了摇头：“难道我那么可怕！”

坐在旁边的小郭，忽然十分正经地道：“不，谁敢那样说，我要和他打架！”

我向小郭望去，看到小郭直望着唐婉儿，像是在他的眼前，除了唐婉儿以外，再也没有别人一样。我看到这种情形，心中不禁感到有趣，看来，我的好管闲事，意外地使得小郭的生活要起极其重大的变化了！

我又道：“唐小姐，请恕我好奇，你是如何会到日本去念书的呢？”

唐婉儿皱了皱眉：“卫先生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我由一对夫妇收养，四岁那年就离开了家乡，十五岁那年，这对夫妇相继去世，他们临死时，将我委托给他们在日本的一个亲戚，所以我才到日本去的。”

我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不过我很佩服你，你童年的生活虽然不愉快，然而并没有影响你开朗的性格。”

唐婉儿高兴地笑着：“我的养父养母待我极好，在日本的婶婶也完全当我是自己人一样。”

我已经了解了唐婉儿的很多情形，而且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，她都没有理由认识铃木，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再可以问的了。

唐婉儿反倒道：“卫先生，你要到日本去，我要托你去看看我那位婶婶——我这样称呼她，我已有两年没有见她了，好想念她。”

我顺口道：“好的，请你给我地址，我一定去拜候她，真对不起，打扰了你！”

唐婉儿给了我一个东京的地址，她的那位“婶婶”原来是日本人，不过嫁给了一位中国华侨，那位中国华侨，就是唐婉儿养父母的堂弟。

唐婉儿对我客气，只是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不算什么，而且我还认识了你。”

小却又陡地冒了一句话出来：“还有我啦！”

唐婉儿笑得很甜：“自然还有你，大侦探！”

小郭得意地笑了起来，我们三个人谈谈笑笑，时间过得很快。等到第二次呼叫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了餐室，他们送我进了闸口。

我在等候着检查证件的时候，回过头去，看到了唐婉儿和小郭，已经转过身，向外走去，小郭正在指手划脚，不知说着什么。

小郭和我相识，将近八九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对一个女孩感到这样大的兴趣。如果他的生活竟因此而改变，那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。

晚上，天气一样闷热，一直到进了飞机，才感到了一阵清凉。

一上飞机，我就看到了铃木！

头等位的乘客并不多，我看到铃木的时候，铃木正托着头，闭着眼睛，样子像是很疲倦，他并没有看到我，我也不去惊动他，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。

我知道，如果这时我再惊动他的话，他一看到了我，一定会跳下飞机去的。

我要等到飞机起飞之后，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那时，他想逃避我，也可以说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

我和铃木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不去，他曾叫人将我拉出去杀掉，自然很引起我的不快，但是也不足以构成仇恨。可是，我对他却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厌恶，那种厌恶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，也许，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，而他是一个曾经屠杀过中国人的日本鬼子之故。

〔打倒这些暴徒！！！！〕

我坐在铃木的后面，可以看到他的一切动作，他一直撑着头，直到空中小姐来请旅客系上安全带，他才动了一动，抬起头来。

从他的神色看到，他像受了很深的刺激，他向空中小姐要威士忌，一大口就喝了下去。

铃木再度闭上了眼睛，这时，飞机已渐渐在跑道上移动，终于，飞机在噪耳的声音之中，飞上了黑暗的天空。

从现在起，到到达目的地上，有好几小时的时间，在那段时间中，铃木将对我避无可避，躲无可躲！

我松开了安全带，铃木旁边的位子空着，当我向他走过去的时候，他也正在松开安全带，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：“铃木先生，你好！”

铃木陡地抬起了头，我望定了他。

在刹那之间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之极，他的双手仍然执着安全带，由于他的手在剧烈地发着抖，以致安全带上的铜扣子相碰，发出了一连串“啪啪啪”的声响。

铃木看到了我，显得如此之惊愕，这本是我意料中的事情，我向他笑着：“真是太巧了，想不到我们曾在同一架飞机上！”

我讲完了之后，还打了一个哈哈，这时候，空中小姐走了过来，我拍着铃木的头，对空中小姐道：“想不到我在飞机上碰到了老朋友，小姐，你不反对我离开原来的位置，坐到这里来吧！”

空中小姐带着职业的微笑：“请随便坐！”在那一刹时间内，铃木一直在发着抖，他的嘴唇也在颤抖着，看来是想说话，但是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我一直望着他。

直到空中小姐走了过去，他才呻吟似地道：“你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”

我若无其事地道：“谁准备跟着你？我只不过恰巧是在这架飞机上，对于白天，我冒认是旅行社职员一事，我向你道歉！”

铃木躬着身子，准备站起来，我却冷冷地道：“在飞机上，不论你躲到什么地方去，都是在飞机上！”

铃木半站着身子，呆了一呆，又坐了下来。

当他又坐下来之后，他的神态已经镇定了许多，非但镇定，而且还望着我冷笑起来。

这倒使我有愕然，我预期他会继续惊惶下去的，可是看来，现在他似乎没有什么害怕了。

他愈是害怕，我愈是占上风，如果他根本不将我当作一回事，我当然也没有什么把戏可出！

所以，我一看到他的神态变得镇定，我便决定向他提起唐婉儿来，因为唐婉儿是他恐惧的根源。

我直视着他：“你还记得，你曾经向我问起过那位小姐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铃木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看来他对这件事，对唐婉儿已不再有什么特殊的敏感了。我看到这种情形，心中不免暗叫糟糕。

我只好再发动进攻，道：“我想你在中国住的日子一定不短，这位小姐，是江苏省南京市人，这个答案，对你有用么？”

铃木显然立即崩溃了。

他还勉力在维持着镇定，但是他苍白的脸上，汗珠不断地冒了出来。

我冷笑了一下，我初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感到如此之惊惧，我又“哈哈”一笑，将椅背放下，舒服地躺了下来。

我一躺下来，铃木立时转过身来望定了我，他在继续冒汗，面肉抽搐着。

过了足足有五分钟之久，他才喘着气，喃喃地道：“南京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他猝然之间，用双手掩住了脸，我直起了身子，在他的耳际道：“铃木正直，你为什么对这位小姐感到如此恐惧，快讲出来！”

我以为，我不断对他的神经加以压迫，他就会将其中的原委讲出来给我听的。虽然，当他讲了出来之后，可能事情平淡得一点也不出奇，但是我的好奇心，总可以得到满足了。

可是，我却料错了，我加强压迫，还只不过是初步阶段，铃木已经受不了，我那句话才一出口，他陡地站起来，尖叫了起来。

他发出的那种尖叫声，是如此凄厉可怖，舱中所有的人都呆住了，在那一刹间，我也不知该如何才好，只好手足无措地望着他。

铃木继续尖叫着，空中小姐和一个机员，立时走了过来，齐声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铃木不回答，他仍然在尖叫着，双眼发直，而且双手乱挥乱舞，看他这时的样子，实在不能说他是一个正常的人，十足是一个疯子！

空中小姐也吓得花容失色，忙问我道：“先生，你的朋友，他怎么了？”

这时，铃木已经向外冲了出来，一位机员立时上去，想将他抱住，可是铃木却吼叫着，力大无穷，一下子就将那位机员，推了开去，跌倒在通道上。

我也忙站了起来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忽然之间，就变成那样子！”

自然，如果我说得详细一点的话，我可以说，铃木一定是受了极度的刺激，是以他才会变成那样子。可是，要我说出铃木究竟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我也说不上来，不如简单一点算了。

这时，铃木的情形更可怕了，他不但吼叫着，而且，还发出浓重的喘息声，那被推倒的机员还未曾起身，铃木已突然跳过了他，向前冲去。

我连忙跟在铃木的身后，铃木一下子就冲到了普通舱。事实上，普通舱中的乘客，早就因为铃木的怪叫声，而起着骚动。

铃木一冲了进去，略停了一停，口中狂叫着，他叫的是什麼，我也听不清楚，可是座间有好几个日本人，一起站了起来，那机员这时，也到了普通舱，叫道：“快拦住他，这位先生神经不正常！”

那几个日本人一起奔向前来，铃木大叫着，双掌挥舞，向前攻击。

飞机的机舱中，空隙能有多大？铃木挥手一攻击，那几个日本人，简直连躲避的余地都没有，只好捱打，可是铃木出手十分重，不几下，那几个日本人已然连连后退，女人已开始发出尖叫声，乱成了一团，机上的职员，也全来了。

我看看再闹下去，实在不成话了，是以我一步窜了上去，在铃木的身后，将他拦腰一把抱住。

铃木自然还在拚命挣扎着，但是我既然抱住了他，他再要挣脱，也没有那么容易了。

这时，机长也来了，大声请各位搭客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我也大声道：“可有镇静剂？这位先生，需要注射！”

机长摇着头：“没有办法，我们需要立时折回去，他怎么了？”

各搭客听说要飞回去，都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嗡嗡声，我也忙道：“不需要折回去，我想我可以制服他！”

机长苦笑着：“你就这样一直抱着他？不行，机上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，绝不适宜飞行！”

一个曾捱了铃木掌击的日本人站了起来，这个日本人显然在为他的同胞争面子，他大声道：“机长，这位先生，是铃木电子组合的总裁！”

我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别吵，就算没有药物，我可以用物理的方法，使他安定。”

我在这样讲了之后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是一个物理治疗专家！”

第三部：黑暗之中奇事发生

我那时是抱着铃木的，他仍然在狂叫、挣扎，我双肘微缩，肘部抵住了他脊柱骨的两旁，然后，双手的拇指，用力按在他颈旁的大动脉上。

这样做，可以使他的血液循环减慢，尤其可以使他的大脑，得不到大量血液的补充，那么，就会因为脑部暂时缺氧，而造成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。

自然，这种手法，可以更进一步（我深信，更进一步，就是传说中的“点穴”功夫）能够使人在刹那之间丧失知觉，经过若干时间才醒过来。

在大拇指压了上去之后不久，铃木便不再吼叫。

我立时松开了手，因为我不想他昏过去，我用力推了他一下，又将他扶住：“铃木先生，你使所有的朋友都受惊了。”铃木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他脸色灰败，汗如雨下，有点痴呆也似地站着。

机长忙向铃木道：“先生，飞机要折回去，你必须进医院。”

铃木一听，忙道：“不，不，我没有事，而且，我急需回日本去，请给我一杯酒！”

当铃木那样说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铃木向所有的人鞠躬：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为我刚才的行为抱歉，真对不起。”

出门搭飞机的人，谁都不愿意飞机折回原地，加上铃木这时的情形，看来完全正常，是以搭客也就不再追究他刚才为什么忽然会癫狂，反倒七嘴八舌地向机长说着，叫机长别将飞机飞回原地去。

机长望了铃木片刻，铃木仍然在向各人鞠躬，他也就点了点头，对铃木道：“那么，请你回到你的座位上去，如果你再有同样的情形——”

铃木忙道：“不，不会的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狡狴地眨着眼：“为了使我可以以后的旅途中，获得休息，机长，请你别让任何人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。”

我早就看出了铃木向所有的人鞠躬、道歉，可就是连看也不向我看一眼。他不向我看的原因，除了害怕和怀恨之外，不可能再有第三个原因。

他这时，向机长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也分明针对我，如果机长答应了他的要求，那么，至少在飞机上，我不能威胁他了。

我不禁冷笑了一声，事实上，我也根本不想再与他说什么了。

铃木在有了如同刚才那样的反应之后，他内心的恐惧已经暴露无遗。

唐婉儿可以说是一个人人见她都会喜欢的女孩子，铃木竟对她表示了如此的害怕，原因究竟是什么，我一定要追查下去。

这时候，机长已经答应了铃木的要求，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，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中，飞机上完全恢复了平静，我也合上眼，睡着了。

我时睡时醒，只要我一睁开眼，我就可以看到铃木，他虽然坐着不动，也一样可以看出他内心的不安，他那种坐姿，硬硬得就像是他的身后，有十几柄刺刀，对准了他的背脊。

机长不时走过来看视他，在整个旅程上，并没有再发生什么事。

然后，空中小姐再次请各人缚上安全带，飞机已经要开始降落了。

我看到铃木在对机长说些什么，他的声音很低，我听不到他讲的话，但是看他的神情，他像是正在向机长提出某些要求。而机长在考虑一下之后，也点头答应了。

等到飞机一着陆，我就知道铃木向机长提出的要求是什么了。

因为我看到一辆救护车，正在跑道中，向前疾驶而来，而飞机才一停下，副机师和一个男职员，就扶着铃木，下了飞机。铃木是为了逃避我，要求和地面联络，派一辆救护车来接他！

他登上了救护车，我自然不能再继续跟踪他了。

看来，他的确已经冷静下来，虽然他仍是一样害怕，但是他已有足够的冷静，来想办法对付我了！

当然，我是不怕他的任何诡计的，因为他逃不了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他。

但是为了报复他的那种诡计，我还是不肯放过他，当他在你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我大声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救护车只能驶到医院，不会驶到地狱去！”

铃木正直陡地震动了一下，他连望也不望我一眼，急急向前走去。

在铃木走下机之后，我们才相继落机，那时，救护车已经驶走了。

我离开了机场，先到了酒店中，那时正值深夜，我自然不便展开任何活动，所以我先好好地睡了一觉，准备第二天一早，先根据唐婉儿给我的地址，去找一找她的那位“阿婶”，看看唐婉儿在日本的时候，究竟曾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。

第二天，我比预期醒得早，我是被电话铃吵醒的，我翻了一个身，才九点钟。

这么早，就有电话来，这实在不是一件正常的事，我拿起电话，十分不愿意地“喂”一声。

我听到的是一个十分恭谨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叨扰了你，我是酒店经理，有两位先生，已经等了你好大半小时了，他们显然有急事想见你。”

我略呆了一呆，我之所以会身在东京，全然是一个仓卒的决定，除了小郭和几个人之外，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，我在日本的友人，也绝不会知道，但现在，却有两个人要来见我！

我略顿了一顿，一时之间，也猜不透来的是什么人，我只好道：“请他们进来！”

我放下电话，披好了衣服，已传来了敲门声，我将门打开，门外站着两个人，其中的一个见了我，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。

我也不禁一呆，这个人，我是认识的，他的名字是藤泽雄，他的衔头是“全日本征信社社长”，是一个极其有名的私家侦探。

我之所以和他认识，是因为在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件之中，地点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家中。这件事的经过，也极其曲折离奇，但是因为其过程实在太不愉快了，令人厌恶到了连想也不去想的地步，所以我从来也未曾起过要将之记述的念头。

在那件事情中，我和藤泽，倒不是处在敌对地位的，但这件事之不愉快，只要一想起来，就觉得满身疙瘩，说不出的不自在，我想是每个人都一样的，所以在事后，我和藤泽，也从未见过面。

可是现在，他怎知我到日本来的？

我一见到他，他一见到我，我们两人心中所想的事，分明全是相同的——我们全想起了那件不愉快之极的事情来，所以我们两人，都不约而同，皱了皱眉。

我道：“藤泽君，你怎么知道我来的？”

藤泽雄是一个极其能干的成功型的人物，可是这时，他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，他

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是你，卫君，你登记的名字——”

我道：“我用英文名字登记，那样说来，你不是来找我的了？”

藤泽雄有点尴尬：“我的确是来找你的，我可以进来说话么？”

我侧身，让他进来，还有一个人，模样也很精灵，藤泽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助手山崎。

山崎君，这位卫君，是最杰出的冒险家和侦探，是我最钦佩的人物。”

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于奉承他人的民族，但是我倒相信藤泽对我的恭维，是出自内心的。那位山崎先生，立时来和我热切地握手。

我道：“你还没有说为什么来找我？”

藤泽搓着手，看来好像很为难，但是他终于不等我再开口催促，就说了出来：“卫君，有人委托我，说是受到跟踪和威胁——”

他才说了一句，我就明白了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打断了他的话题：“铃木正直！”

藤泽点了点头：“是他。既然他所说的跟踪者是你，那么情形自然不同了，铃木先生是工业界的后起之秀，他的为人我很清楚，他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针对他而有这一连串的行动。”

我听得出，藤泽的话，虽然说得很客气，但是事实上，已然有责备的意思。

我耸了耸肩：“我不和你说假话，我为什么要跟踪他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而这正是我要跟踪他的原因。”

我的回答，听来好像很古怪，但是像藤泽雄那样的人物，他自然是可以知道我话中的真正意思的。

在他皱着眉的时候，我又道：“或许你去问铃木，他比我更明白得多！”

藤泽不出声，过了好久，他在问我可不可以坐下来之后，坐了下来，又是好半晌不出声。

我望着他：“你不妨直说，如果你看到的不是我，那么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藤泽道：“我会向他解释跟踪威胁所构成的犯罪行为，劝他及时收手，赶快回去，别再来骚扰铃木先生，可是那对你没有用。”

我道：“当然没有用，而且你必然还知道，我所以这样做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”

藤泽苦笑了一下，我又道：“我不知道你的职业有没有规定，在你接受了一个人的委托之后，就不能再反过来调查这个人！”

藤泽雄站了起来：“在一般情形而言，当然不可以，但如果情形特殊的话，那就不同，你知道，我们也有信念，信念便是追求事实的真相。”

我笑道：“那太好了，我想，你可以请山崎君先回去，我要和你详谈。”

藤泽对他的助手说了几句话，他的助手鞠躬而退，我请他等我一等，洗了脸，和他一起离开了酒店。

当我们离开酒店，在街头漫步的时候，我们谁也不出声，那天恰好下着细雨，街上的人，都有一种行色匆匆的感觉。

直到我们走进了一家小吃店，喝过了热茶，我才道：“铃木这样的人，会对一位很美丽的小姐，有着难以形容的恐惧，你猜得透其中的原因么？”

藤泽瞪大了眼望着我，他显然不明白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。

于是，我就将我目击的事，以及我后来去求见铃木，再度和唐婉儿会面的事，和藤泽讲了一遍。

藤泽只是低着头听着，一点也不表示意见。直到我讲完，他才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事啊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我也那么想，所以我要追查其中的原因。而最好的解决办法，便是我和你一起去见铃木，要他讲出原因来。”

藤泽摇头道：“照你所说的情形看来，他一定不肯说出来，而且，极可能是基于私人的原因，我们也没有权利逼他一定要说出来！”

藤泽讲到这里，连他自己，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偏袒铃木的意思太明显了。

我摇着头：“我绝不那么认为，我以为一定有很古怪的原因，你是继续阻止我调查呢？还是协助我，和我一起调查？”

藤泽雄呆了半晌，望着我：“我要调查，但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我的委托，我也要弄清楚你究竟为什么要跟踪他，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！”

我笑了笑，藤泽雄回答，实际上是他协助我调查。他之所以换了一个说法，全然是因为他的自尊心而已。

我道：“你可以放心的是，我绝不会再去骚扰铃木，事实上，他可以根本拒绝见我，但是不到事情水落石出，我决不会罢手。”

藤泽雄叹了一声，喃喃地道：“我和铃木认识了好几年，他实在是一个好人。”

我提醒他，道：“所谓‘好人’，各有各的标准。”

藤泽有点无可奈何地点着头，我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，我尽量向他了解铃木的为人，听来，他也不像对我有什么隐瞒。

我们在小吃店中消磨了两小时左右，高高兴兴地分手，我去找曾经照顾过唐婉儿的那个日本妇人，当我见到那日本妇人的时候，第一个印象就是她极其和蔼可亲，我相信唐婉儿在日本的那段日子，一定很愉快。

她对我说了很多唐婉儿的生活情形。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件事，可以和铃木正直扯得上关系。

在殷勤的招待下，一直到天黑，我才告辞。雨下了一整天，到天黑之后，雨下得更大，我在未找到街车回酒店之前，沿街走着，我突然想起，藤泽曾告诉过我，铃木的地址。

我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，设法了解唐婉儿的生活，自然是重要的，但现在已经证明此路不通。那么，我就必须进一步去了解铃木了。

现在，天色那么黑，我想，我可以偷进铃木的住宅去，而不被任何人发觉。

所以，当我登上了街车之后，我就吩咐司机，驶向郊外。我决定冒一次险。

既然我已不可能和铃木正面接触，而且，他已对我敌对到了聘请全日本最有名的私家侦探来对付我的程度，我也只好行此一着了。

东京郊外的地形我并不熟，所以，在车子驶近铃木的住宅之后，我叫司机停车，待司机离去，我又走了回来，来到了围墙之旁。

那是一幢很大的日本式房子，有着环绕屋子的花园，花园中种着许多树。日本式的花园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能够藉巧妙的布置，使小小的一块空地，变得看起来相当大。

这时，除了门口，有两盏水银灯之外，整个花园和房子，都是黑沉沉的。我在围墙旁站立了片刻，雨更密了，我听不到有狗吠声。是以，我翻过了围墙，开始接近屋子，我很顺利就来到了屋子正面的檐下，四周围静到了极点。

我想铃木可能还在医院中，不在家里。不论他在不在，我到了他的家中，能够了解一下他的生活，总是好的。

我在檐下站了一会，花园中的树木全被雨水淋湿了，有一股幽黯的光芒，自叶上反射出来。

我去移大堂的门，竟然应手而开，我闪身进去，眼前十分黑暗，但是我可以看出，屋子中的一切，全是传统的日本布置。

我脱下了鞋子——那当然不是为了进屋必须脱鞋子的习惯，而是为了使我在走动的时候，不至于发出声音来。

我向前走了几步，整间屋子，黑暗而沉静，我置身其中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之感。

而这种诡异之感，在我突然听到了一阵“卜卜”声有规律的传了过来之后，达到了顶峰。

那一阵缓慢而有节奏的“卜卜”声，从大堂的后面，传了过来。

才一听到那种声响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，立时站定了脚步。接着我便想：这声音听来很像是木鱼声，但这里又不是庙，如何会有木鱼声传出来。

可是，我立时又想到，藤泽曾告诉过我，铃木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。那么，是不是他在里面敲木鱼呢？

我的好奇心更甚，我轻轻地向前走去，当我又移开了一道门之后，木鱼声听来更清楚了。

而当我转过了走廊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铃木的影子。

铃木在一间房间之中，那房间中也没有点灯，只不过点燃着两枝蜡烛，烛火昏黄，不是很光亮，但已经足以将跪在地上的铃木的影子，反映在门上。

日本式的屋子，门是木格和半透明的棉纸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出，那是铃木，他正跪在地上，有一只木鱼在他的身前，他在一下又一下地敲着。

在呆立了片刻之后，我又继续向前走去，烛火在摇晃着，以致铃木的影子也在摇动，看来就像是随时准备站起来。

我几乎每向前走一步，就要停上片刻。但事实上，铃木一直在敲着木鱼，一点也没有起身的打算，我终于来到了门前，然后，以慢得令人几乎窒息的慢动作，将门慢慢移开了一道缝。

我从那道缝中，向内望去，看到了铃木的背影。

铃木跪伏在地上，他的额头，碰在地上，手在不断地敲着木鱼。

一个人要维持这样的姿势，并不是容易的事，而铃木跪了很久。这似乎超越了一个佛教徒的虔诚了。

同时，在木鱼声之外，我还听到，铃木在发出一种极低的、断断续续的呻吟声。那种低低的呻吟声，低得几乎听不见，然而一听到了之后，却是惊心动魄，令人毛发直竖。因为在铃木的呻吟声中，包含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，这种声音，似乎不是从一个人口中吐出来，而是在地狱中正受着苦刑的鬼魂所发，透过厚厚的地面传了上来。

我不能肯定铃木在做什么，我只好再打量里面的情形。

我看到，在铃木的前面，是一张供桌，桌上点着蜡烛，烛火摇曳。

那桌上还放着很多东西，可是却不是十分看得清楚，看来，像是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布包。

整间房间很大，但除了那张供桌之外，什么也没有，显得空空洞洞，说不出的不自在。

我在门外，伫立了很久，才看到铃木停止了敲打木鱼，慢慢地抬起头来。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身子在发着抖，同时，我听到他以颤抖的声音道：“别……来……找我！”

他重复着那句话，足足重复了七八十次，才慢慢站了起来。

当他站起来之际，我身子一闪，闪开了七呎，躲在阴暗处，因为我知道他要出来了。

果然，我看到了他吹熄了一枝烛，又拿起另一枝烛，移开门，走了出来。

烛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脸上的那种神情，我并不陌生，他好几次就是以那种害怕之极的神情对着我的，但这时，在他的神情之中，还多了一股极其深切的痛苦。

看到他的那种神情，我倒几乎有一点同情他了，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心地痛苦之极，要在脸上硬装出这样的神情来，是不可能的。

铃木的双眼发呆，向前走着，并没有发现我。我也曾考虑过突然现身，但是我想，在如今那样的情形下，如果我突然现身的话，可能会将他吓死。

所以，我仍然站着不动。

一直等到铃木走远了，我才吁了一口气，那时候，我唯一的念头便是：进去看一看，供桌上的那些布包里面，是什么东西。

我先伏了下来，将耳贴在地板上，直到听不到脚步声了，才站起来，移开那扇门，闪身而入。

当我来到了供桌前，手按在供桌上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供桌像是向前，移了两寸。

那绝不可能是我的幻觉，而是供桌真的移动过了。

屋子中黑成一片，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不禁毛发直竖！

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突然感到，隔着供桌，有一个人站了起来。

我真的只是“感到”，而不是看见！

因为天色黑，我根本看不见，因为供桌不过两呎来宽，在供桌之后，陡然多了一个人，我可以感觉得到！

我不禁僵住了！

那是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，当你怀着鬼胎，在黑暗之中摸索的时候，忽然之间，感到黑暗中另外有一个人在，那实在令人不知所措。

我僵立着，一动也不动，房间之中，根本没有任何声响，但是我那种感觉，并未曾消失。

相反地，反倒增加了几分恐怖感。

由于房间中如此之黑，如此之称，使我进一步感到，和我隔着供桌而立的，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幽灵！

我无法估计我呆立了多少时间，大概足有三五分钟之久，我的手指才能开始移动。

那时候，我已比刚才发现有人时，镇定得多了，我想到，我突然之间感到黑暗中有一人，而感到了如此的震惊，那么，对方的感觉，一定也是和我一样的，他一定也因为突然觉出了有人，而屏住了气息，所以房间中才会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我怕他，他也一样怕我！

他是什么人呢？如果他也感到害怕的话，那么，他一定也是偷进来的了！

我一面想，一面慢慢地伸出手指去。

我的手指，先碰到了桌子的边缘，然后，又移上了桌面。当我的手按上了桌面之际，我略停了一停，我用心倾听，想听到一点声响，但是除了听到在花园中，约略有一点沙沙声之外，房间之中，真是一点声响也没有。

我又停了片刻，手贴在供桌的桌面之上，慢慢向前移动着。

不一会，我碰到了那个放在供桌上的包袱。

我曾经看见过这个包袱，当铃木跪在供桌前的时候，那个包裹，就在供桌上。

我自然不知道那个包裹中有些什么，但是铃木既然将之放在供桌上，并且对之跪拜，那么，其内一定有着极重要的东西，这可以肯定。

所以，这时，当我碰到了那个包裹之际，我便决定，不论和我同处在黑暗之中的那个是什么人，我都不如理会，我要拿着那包裹走，看看包裹中有什么，再打主意。

我的手按住了那包裹，然后五指抓紧，再然后，我的手向后缩。

可是，就在我的手向后缩之际，突然，那包裹上，产生着一股相反的力量，向外扯去。我那样写，看起来好像很玄妙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两个人站在对面，大家都伸手抓包裹，都想向自己这方面拿的话，就会有那样的情形了。

刚才，我还只不过是“感到”黑暗之中有一人，但现在，当有人和我在争夺包裹的时候，我可以肯定，黑暗中的确有一人，这个人就在我的对面。

这似乎是不必多加考虑的了，是以我一手仍抓着包裹，而我的右手，在那同时，向前疾挥了出去。

也就在我的左拳挥出之际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我的肩头，先着了一拳，而我的一拳，也击中了对方，我想，我们两人的身子，大约是同时向后一仰，而在刹那间，我可以肯定，谁也未曾得到供桌上的那个包裹。

我听到对方向后退时的脚步声，在那一刹间，我绕着供桌，迅速地向前走了两步。

我走得虽然快，但是却十分小心，并不发出声响来，

现在，情形比较对我有利了，因为对方可能以为我在他的对面，但事实上，我已经在他的旁边了。

经过刚才的那一下接触之后，突然又静了下来，我站了一会，又慢慢向前移动着。

我知道，我这时手是向前伸着的，只要我的手指先碰一碰对方，我立时可以先发制人！

我移动得十分缓慢，当移出了三五呎之后，我的手指尖已经碰到东西了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我已经判断到，我手指尖碰到的是布料，也就是说，我已经碰到了那人的身子，碰到了他所穿的衣服。

刚才我的行动，是如此之缓慢，但是现在，当我的手指尖一碰到了东西之后，我的行动，快得连我也有点难以想像，我五指疾伸而出，陡地向前抓去，我估计我恰好抓住了那人的手臂。

我陡地半转身，将那人的手臂扭到后面，然后，我的左臂，已经箍住了那人的颈。

那人发出了一下极其难听的闷哼声，由于我将他撞得十分紧，所以他无法继续发出任何声音来。

我已完全占着上风了！

我在那人的耳际，用极低但是也极严厉的声音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当我问了那一句话之后，右臂略松了一松，以便对方可以出声回答我。

我也立时得到了回答，那是一个听来十分熟悉的声音：“天，卫斯理，原来是你！”当我听到这一句回答的时候，我也呆住了！

我也决想不到这个人会是他！可是我现在听到的，分明是藤泽雄的声音。我忙低声说：“藤泽，是你？”

藤泽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，快松手，我要窒息了！”

我松开了手，想起刚才，才一发觉有人时的那种紧张之感，不禁啼笑皆非。

第四部：调查铃木的过去

在我松开了手之后，黑暗之中，听得藤泽雄喘了几口气，然后，他才问我：“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我道：“来了好久了，我来的时候，看到铃木正跪在地上。”

藤泽道：“那我来得比你更早，我一直躲在供桌之后，我看到铃木先生进来，跪在地上，他竟然完全没有发现我躲着。”

我回想着铃木伏在地上的那种情形，深信藤泽所说的不假。因为看那时铃木的情形，他像是被一种极度的痛苦所煎熬，别说有人躲在桌后，就算有人站在他的面前，他也可能视而不见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藤泽，你说，铃木那样伏在地上，是在作什么？”

藤泽并没有立时回答我，而房间仍然是一片黑暗，我也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。

略停了一停，我又道：“你曾说过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但是你不觉得，他的行动，已经超过了——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？”

藤泽又呆了片刻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我觉得他伏在地上的时候，精神极度痛苦，他发出的那种低吟声，就像是——从地狱中发出的那种沉吟一样，他像是——”

当藤泽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接上了口，我们异口同声地道：“他像是正在忏悔什么！”

当我们两个人一起讲出了那句话之后，又静了片刻，藤泽才苦笑道：“然而，他在忏悔什么呢？”

我道：“他跪伏在供桌之前，我想，他在忏悔的事，一定是和供桌上的东西有关的。”

藤泽道：“不错，我也那样想，所以我刚才，准备取那个包裹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是啊，我们两人竟同时出手，但现在好了，不必争了！”

藤泽道：“带着那包裹，到我的事务所去，我们详细研究一下，如果很快有了结论的话，还可以来得及天明之前将它送回来。”

我一伸手，已经抓起了那个包裹：“走！”

我们一起走向门口，轻轻移开了门。

整幢屋子之中都十分静。铃木好像是独居着的，连仆役也没有。

我们悄悄地走了出去，到了铃木的屋子之外，藤泽道：“我的车子就在附近。”

我跟着他向前走去，来到了他的车旁，一起进了车子，由藤泽驾着车，向市区驶去。

藤泽在日本，几乎已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，他的崇拜者，甚至将他和三岛由纪夫相提并论，所以他的侦探事务所，设在一幢新型大厦的顶楼，装饰之豪华，如果叫同是侦探的小郭来看到了，一定要瞠目结舌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我跟着他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一切全是光电控制的自动设备。他才推开门，灯就自动开了。

我将包裹放在桌上，我们两人，一起动手，将那包裹上的结，解了开来，在那时候，我和藤泽两人，都是心情十分紧张的，可是当包裹被解开了之后，我们都不禁呆了一呆。

那包裹很轻，我拿在手中的时候，就感到里面不可能有什么贵重的东西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总以为里面的东西可以揭露铃木内心藏着的秘密的。

或许，包裹中的东西，的确可以揭露铃木正直内心的秘密，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。

解开包裹之后，我们看到的，是两件旧衣服。

那两件旧衣服，一件，是军服，而且一看就知道，是日本军人的制服。另外一件，是一件旗袍，浅蓝色，布质看来像是许多年前颇为流行的“阴丹士林”布。这种布质的旗袍至少已有二十年以上没有人穿着了。

当我和藤泽雄两人，看到包裹中只有两件那样的旧衣服时，不禁呆了半晌。然后，我和藤泽雄一起将两件衣服，抖了开来。

那两件衣服，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，那件长衫，被撕得破烂，和军服一样，上面都有大滩黑褐色的斑渍，藤泽雄立时察看那些斑渍，我道：“血！”

藤泽雄点了点头：“是血，很久了，可能已经超过了二十年。”

我又检视着那件军服，当我翻过那件军服之际，军服的内襟上，用墨写着一个人的名字，墨迹已经很淡，也很模糊了。可是经过辨认，还是可以看得出，那是“菊井太郎”，是一个很普通的日本人名。

我将这名字指给藤泽雄看，藤泽皱起了眉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这个名字，自然是这个军人的名字。”

藤泽苦笑着：“那么，这个军人，和铃木先生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藤泽，铃木以前当过军人！”

藤泽叹了一口气：“像他那样年纪的日本男人，几乎十分之八，当过军人，别忘了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战死的军人，便接近四百万人！”

我沉着声：“这是侵略者的下场！”

藤泽的声音，带着深切的悲哀：“不能怪他们，军人，他们应该负什么责任？他们只不过是奉命行事。”

我不禁气往上冲，那是战后一般日本人的观念，他们认为对侵略战争负责的，只应该是少故人，而其余人全是没有罪的。

这本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道德和法律问题，不是三言两语辩论得明白的，但是我认为，任何人都可以那样说，唯独直接参加战争的日本人，没有这样说的权利，他们要是有的话，就应该负起战争的责任来。

我的声音变得很愤怒，大喊道：“藤泽，战争不包括屠杀平民在内，我想如果你不是白痴的话，应该知道日本军人在中国做了些什么！”

藤泽的神色十分尴尬，他显然不想就这个问题，和我多辩论下去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是日本整个民族，也承担了战败的耻辱。”

我厉声道：“如果你也感到战败耻辱的话，你就不会说出刚才那种不要脸的话来！”

藤泽也涨红了脸：“你——”

可是他只是大声叫了一声，又突然将声音压低，缓缓地道：“你也知道，战后，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、木村兵太郎、武藤章、松井石根、阪垣征四郎、广田弘毅等七个，对战争要直接负责的七个人，都已上了绞刑架！”

我冷笑着：“他们的生命太有价值了，他们的性命，一个竟抵得上二十万人？”

藤泽摊着手：“我们在这里争辩这个问题，是没有意义的，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年了！”

我不客气地道：“藤泽，历史摆在那里，就算过去了两百多年，历史仍然摆在那里！”

藤泽又长叹了一口气，我又指着那件旗袍：“这件衣服，是中国女性以前的普通服装，你认为它和军服包在一起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藤泽摇了摇头：“或许，是有一个日本军人，和中国女人恋爱——”

他的话还没有讲完，我就“吁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放屁，你想说什么？想编织一个蝴蝶夫人的故事？”

由于我的态度是如此之不留余地，是以藤泽显得又恼怒又尴尬，他僵住了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说才好。而我也实在不想和他再相处下去了，是以我转身走到门口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忽然叫了起来，我转回身来，藤泽拿起了电话。

我隔得藤泽相当远，但是藤泽一拿起电话来，我还是听到了自电话中传出来的一下驾呼声，叫着藤泽的名字，接着，便叫：“我完了，她拿走了她的东西，她又来了！她又来了！”

那是铃木的声音！

我连忙走近电话，当我走近电话的时候，我更可以听到铃木在发出沉重的喘息声。

藤泽有点不知所措，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铃木却一直在叫道：“她回来了，她回来了！”

铃木叫了几声，电话便挂断了。

藤泽拿着电话在发呆，我忙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他发现供桌上的包袱失踪了！”

藤泽有点着急：“如果这造成巨大的不安，那么我们做错了！”

我冷笑着：“他为什么要那样不安？”

藤泽大声道：“事情和铃木先生，不见得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那件军服上，不是写着另一个人的名字？我要去看看铃木先生。”

我身子闪了一闪，拦住了他的去路：“藤泽，你不要逃避，我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的！”

藤泽有点恼怒：“我不明白你想，查什么，根本没有人做过什么，更没有人委托你，你究竟想调查什么？”

藤泽这几句话，词意也十分锋利，的确是叫人很难回答的，我只是道：“我要叫铃木讲出他心中的秘密来！”

藤泽激动地挥着手：“任何人都有权利保持他个人的秘密，对不起，我失陪了！请！”

藤泽在下逐客令了，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虽然我和藤泽是同一架升降机下楼的，但是直到走出门口，我们始终不交一语。

我甚至和他在大厦门口分手的时候，也没有说话。回到了酒店，我躺在床上，又将整件事仔细想了一遍，但仍然没有什么头绪。

不过，我想到，要调查整件事，必须首先从调查铃木正直的过去做起。

铃木正直曾经是军官，要调查他的过去，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不过，如果想知道他在军队中的那一段历史，除非是查旧档案，那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。

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立即翻过身来，打了一个电话。

那电话是打给一个国际警方的高级负责人的，利用我和国际警方的关系，我请他替我安排，去调查日本军方的旧档案。

那位先生在推搪了一阵之后，总算答应了我的要求。他约我明天早上再打电话去。

第二天早上一醒来，我就打了这个电话，他告诉我，已经和我接洽好了，他给了我一个地址，在那里，我有希望可以查到我要得的资料。

我在酒店的餐厅中进食早餐，当我喝下最后一口橙汁时，藤泽突然向我走了过来，他带着微笑，摊着手，作出一个抱歉的神情，在我的对面，坐了下来：“好了，事情解决了！”

我瞪着他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藤泽道：“昨天我去见铃木，才见他的时候，他的神情很激动，后来，他渐渐平静了下来，他告诉我，他的确是发现了包裹不见而吃惊的。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他对于跪在那两件旧衣服之前，有什么解释？”

藤泽道：“有，那件旗袍，是一个日本少女的，军服属于他的部下，他曾拆散他们两人的来往，后来那日本少女自杀，那位军人也因之失常而战死，所以他感到内心的负疚。”

我又道：“那么，为什么他见到那位导游小姐，会感到害怕？”

藤泽摇着头：“我也曾问过他，他根本不认识那位小姐，他说那时他的行动，或者有点失常，但那只不过是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而已。”

我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法，你已完全接受了他的解释？”

藤泽道：“是！”

他在说了一个“是”字之后，又停又半晌，才又道：“这件事完了，你没有调查的必要，这里面，绝没有犯罪的可能。”

我又呆了半晌，才笑了一下：“你其实也不是十足相信他的话！”

藤泽叹了一口气：“谁知道，在战争中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。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不错，战争中什么事都可以发生，唯一不会发生的，就是你刚才所说这样的一件事，会使得一个侵略军的军官，感到如此之恐惧！”

藤泽没有再说什么，又坐了一会，就告辞离去。

我当然不会相信藤泽转述的铃木的话，铃木只不过是借借此阻止我再调查下去而已，他如果以为我真会听了这几句话就放弃的话，那就真是可笑了！

我照原来的计划，到达了“战时档案清理办事处”，接见我的，是一个女职员，年纪很轻，她问我有什么要求。

我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想查一个军官的档案，这个军官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服役，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战争，他叫铃木正直，是不是有可能？”

那女职员道：“军官的档案，的确还在着，可是查起来相当困难，你——”

我立时接了上去：“我一定要查到，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。”

那女职员呆了一呆：“为什么？他是一个漏网的战犯？”

我道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那女职员道：“好吧，请你跟我来，我想让你看一看找一份这样的档案的困难程度！”

我跟着她，离开了办公室，经过了几条走廊，来到了一条两旁有着十间房间的走廊中，她道：“你要的档案，在这十间房间中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：“小姐，我不相信你们的档案，没有分类。”

那女职员道：“事实上，这批档案，是由美军移交过来的，本来早就应该销毁了，或许是由于根本已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了，所以它们的存在与否，也没有人理会了，我想可能有分类的，你要找的那个人叫什么？”

我道：“铃木正直！”

那女职员喃喃念着“铃木正直”的名字，道：“姓铃木的人很多，嗯……在这里——”

她看看门上的卡，推开了那扇门，着亮了灯。

满房间都是架子，架子上都是牛皮纸袋，硬夹子，堆得很乱。

我已经看到，至少有三只架子，全写着“铃木”字样，那女职员摊了摊手，道：“你看到了！”

我笑了笑，道：“如果你抽不出空来，那么我可以自己来找。”

那位女职员笑了起来：“抽不出空？我们的机关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没有事做的机关！”

我道：“那么好，我们一起来找，今天晚上，如果你一样有空的话，那么，我想请你吃饭。”

女职员笑道：“多谢你！”

她一面笑，一面向我鞠躬，她搬来了一张桌子、两张椅子，我们开始工作。

档案十分多，而且十分乱，我们没有名册可以查，只好一份一份拿下来看。这是十分乏味的工作，一直到四小时之后，那女职员才道：“看，这是铃木正直的档案！”

我连忙自她的手中，接过厚厚的一叠档案，不错，姓名是铃木正直，军衔是少尉，是工程兵的一个排长，不过，从发黄的照片来看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少尉，不会是现在的铃木正直！

我摇了摇头：“这不是我要找的那个。”

那女职员摊了摊手，我们又开始寻找，那许多档案中的人，有许多根本已经不在世上，正如藤泽所说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中，死去了四百万以上的上兵和军官。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翻着发黄的照片和表格，希望能找出铃木正直以前的经历来。

一整天的工作，其结果是，我们一共找到了七个铃木正直。但是从照片和经历上看来，这七个铃木正直之中，没有一个是我要找的那个。

下班的时间到了，和我一起工作的那女职员伸了一下懒腰：“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明天再开始。”

我虽然心急，但是也急不出来，只好罢手。在和那女职员分手的时候，我问了她的地址，和她约好了时间去接她，我和她渡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。

我自认对日本人的心理，并不十分了解，所以我找了一个机会，问及她一个事业成功的中年男人，为了什么会对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女发生恐惧，又为了什么会对一些旧衣服来忏悔，那位小姐也答不上来。

当天晚上，我回到酒店之后不久，就接到了藤泽的电话，他在电话中笑着道：“你还没有走？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为什么我要走？”

藤泽道：“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小姐看来很温柔，难怪你不想走了！”

我怒火陡地上升，这狗种，他一定在暗中跟踪我，不然，他怎知道我和那个管理档案的女职员在一起？我几乎要骂出来，但是一转念间，却忍了下来。

藤泽还在跟踪我，这至少说明了一点，就是他还在接受铃木的委托，那么，就是说，他早上向我转述的那一番话，全是假的！

在经过了一天的寻找旧档案之后，对于是不是能在档案之中找到铃木过去的经历，我实在已失去了信心。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铃木继续委托藤泽跟踪我，可以说对我有利。因为铃木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，而使他更有所忌惮。

当我想到了这一点时，我登时变得心平气和，我道：“你消息倒灵通，不错，这位小姐很温柔，她是做档案管理工作的！”

藤泽显然料不到我会那样直截了当地回答他，是以他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祝你好运。”

我毫不放松：“祝我好运是什么意思，我是已经结了婚的。”

藤泽笑了起来，我可以听得出，他的笑声，十分尴尬，他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你现在在进行的事。”

我已经将他的话逼出一些来了，他自然知道我在进行什么事，以藤泽的本领而论，如果连这一点也查不出来，那真是可笑了。

是以，我又知道了藤泽对我的注意，还在我的想像之上。我道：“谢谢你，会有成绩的。”

我们说到这里，可以说，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了。

但是藤泽却还不肯放下电话。

静默了半分钟之后，藤泽才道：“卫，你是正人君子，我很佩服你的为人，你认为竭力去发掘一个人过去的往事，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么？”

好家伙，藤泽竟用这样的话来对付我！

我略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藤泽君，既然你提到了君子，我可以告诉你两句话：‘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。’。一个人的过去，如果没有什么不见得人的地方，绝不会怕人家调查。”

藤泽苦笑了几下：“晚安！”

我也向他道了晚安，躺了下来。这一晚上，我倒睡得很好，那或许是因为我意识到，我还要渡过许多无聊而单调的日子之故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到达那机关，那位女职员仍然带我在旧档案中翻查着。这一天的成绩更差，连一个铃木正直都找不到。第三天，到了中午时分，所有姓“铃木”的军人档案，已经找完了。那女职员同情地望着我：“化了三天时间，你还是找不到你要找的人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这里的旧档案，自然不是战时军人所有的档案？”

那女职员道：“当然不是全部，战时，军事档案是分别由几个机关保管的，在大轰炸中，损失了很多，战后，所有的旧档案才渐渐集中到这里来。”

我又问道：“其他地方，是不是还有相同的机关？”

那女职员摇了摇头。

这时，我真有说不出来的沮丧，因为我不能在旧档案中找到铃木正直的话，就表示我已经失败了，就算我再留在东京不走，也没有用处的了！

我想起了藤泽的冷笑声，想起了铃木正直那种凶狠的样子，自然一万分不愿意失败，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事实上我已失败了！

我叹了一口气，在身边凌乱的档案中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没有办法了，打扰了你三天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那女职员忙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”

我又叹了一口气，离开了那间房间，里面全堆满了旧的人事档案，这些档案，只经过初步的分类，那是根据姓氏来分的。

房间里面储放的档案，是什么姓氏的，在房门上都有一张卡标明着，这时，我突然站定，是站在一间标有“菊井”的卡片的房门之前。

一看到“菊井”这个姓氏，我立时想起一个人的名字来：“菊井太郎”。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日本名字，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，却并不寻常，这个名字，是写在那件染满血迹的旧军衣之上的，而那件旧军衣，则在铃木的供桌之上。

在那一刹间，我想到，铃木正直一定认识这个菊井太郎，在军中，他们可能在同一个队伍之中，关系一定还十分密切，要不然，铃木就不会直到现在，还保存着菊井的旧军服。

我既然找不到铃木的档案，那么，是不是可以找到菊井的档案呢？

如果我找到了菊井的档案，那么，是不是可以在菊井太郎处窥知铃木的过去呢？

本来我已经完全失望了，但是当我一想到这一点时，新的希望又产生了！

我还没有开口，那位女职员已然道：“你又发现了什么？”

我转过头来：“不错，我发现了一些东西，我要找一个姓菊井的旧军人的档案，他叫菊井太郎！”

那女职员皱了皱眉：“叫太郎的军人，可能有好几千个。”

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可以一个一个来鉴别。”

那女职员笑了笑：“好，我们再开始吧！”

我在门口等候，她去拿钥匙，不一会，我和她便一起进入了那间档案储存室。

这一天余下来的时间，我找到了十多位“菊井太郎”。要辨别同名的铃木正直，是不是我要找的人，那比较容易得多。因为我见过铃木正直，对他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。但是，要分辨菊井太郎，就难得多了！

因为，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“菊井太郎”。

第二天，将所有“菊井太郎”的档案，全找了出来，一共有七十多份，我慢慢阅读着。

在我已看过的三十多份档案中，有的“菊井太郎”是军官，有的是士兵，其中有一位海军大佐，档案中证明，在大和舰遭到盟军攻击沉没时失踪。

我想那一些，全不是我要找的菊井太郎。

由于我连日来都埋头于翻旧档案，颈骨觉得极不舒服，我一面转动着头部，一面又拿过一只牛皮纸袋来，叹着气，将袋中的文件，一起取了出来。

而当我取出了袋中文件时，我陡地呆住了！

我首先看到一张表格，那是一份军官学校的入学申请书，上面贴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青年人，不超过十八岁，剃着平顶头。

我之所以一看到这张照片，就整个人都呆住了的原因，实在很简单，因为尽管这张照片，是将近三十年之前的事，可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得出来，这个人，就是现在的铃木正直！我的心狂跳着，我将所有的文件，全在桌上摊开，将所有照片的纸张，都找了出来，一点也不错，全是铃木正直的照片。

这真是出乎我意料的事！

我着手找寻“菊井太郎”的资料，原是“死马当活马医”，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我只希望能够在找到了菊井的档案之后，得到铃木正直的一点资料。

我真的没有想到，铃木正直的本名，叫作菊井太郎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他的档案！

他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？为什么要将过去的旧军服一直保留着？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这时，我心中的高兴，难以形容，我将全份档案，略为整理了一下，开始仔仔细细地阅读。

菊井太郎的一生，用简单的文字，归纳起来如下：他是京都一家中学的学生，在学时。品学兼优，家道小康，他离校考进了军官学校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作为少尉军官，被编入军队。

在军队中的第一程，他就被奉派来华作战，很快就升为中尉。在一次战役中，他率领三十个士兵，作尖兵式的突破。为攻击中国江苏省南京的外围据点而立下功劳，晋升为上尉。他以日本皇军上尉的身份，率队进入南京，当时南京方面的中国守将是唐生智，菊井上尉在档案上的另一项功绩就是，他率先进城，在下关一带，截住了一大批守军撤退时未曾来得及运走的军事物资，为了这件事，菊井太郎曾获日本皇军中将本间雅晴的接见，和菊井同时被接见的，还有十几个军官，档案中还有着被接见者，和本间中将合摄的照片，虽然很多人站成两排，但是我还是立时可以指出哪一个人是菊井太郎（铃木正直）来。

看到这里，我不禁闭上了眼睛。

菊井是隶属于本间雅晴中将部下的，而近代战争史上，最惨无人道的事，就是本间雅晴攻进南京之后所施行的大屠杀。

举世闻名的“南京大屠杀”中，死在日本皇军刺刀和枪弹下，死在日本皇军活埋下，死在日本皇军纵狼狗活生生咬死，死在日本皇军用铁线将人绑成一串再通电，死在日本皇军的轮奸、剖腹，死在日本皇军种种残酷的手段之下的中国老百姓，至少超过四十万人。实际上，根本没有精确的统计，可能远远超过这一个数字。

第五部：惨绝人寰的大屠杀

“南京大屠杀”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，日本皇军对待被俘的中国官兵之残暴，更是令人发指，大批军人被绑缚在地，而日本皇军用军用大卡车，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辗过去！“南京大屠杀”的暴行，完全是日本皇军本间雅晴陆军中将领导下的全体官兵有计划的行动。

日本皇军在大屠杀之前，首先封城、纵火，南京中华门、夫子庙、朱雀路、国府路、珠江路、太平路一带，全被封锁、纵火，在大火中被烧死的人已是不计其数，再加上火场中的搜索，整个南京，变成了屠场，日本皇军的兽性，在南京展览，被日本皇军，用形形色色方法处死的中国人，成为日本皇军残暴兽行的证明。

我曾经详细读过有关“南京大屠杀”的一切资料，包括当时外国记者的报导、中国记者的报导、侥幸逃出魔爪者的口述，以及日本记者的报导。日本的一张报纸，就会报导过日本皇军之中，富冈准尉和野田中尉比赛杀人的事件，还刊载过他们各自砍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平民之后，神气活现的照片。

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，是一桩永远也无法清偿的血债，是日本人野兽面目暴露无遗的暴行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于心的事！

我闭上了眼睛，足有好几分钟。

在那好几分钟之中，我的心十分乱，我仿佛看到了惨号无依的中国人，被日本皇军在舌头上用铁钩钩着，吊在电线杆上等死。我也仿佛看到了大群日本皇军畜养的狼犬，在啃着中国人的血肉。

而菊井太郎，当时的日军上尉，如今的铃木正直，在这场大屠杀中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？他杀了多少人？强奸了多少中国女人？

我觉得，事情渐渐有点眉目了，因为铃木正直，对南京的地名，如此敏感，他在飞机上，一听到我说唐婉儿是南京人时，几乎变成癫狂。

那件染有血斑的军衣，那件全是血块的旗袍——真的，我觉得事情渐渐有点眉目了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再睁开眼来，菊井上尉以后的经历，我只是草草了事看了一下，我只知道他后来又晋升为大尉、少佐，直到日本战败，他好像曾被俘，或者是这位“大和英雄”开了小差，因为档案中注的是“失踪”。

而事实上，菊井太郎摇身一变而为铃木正直，直到现在，他成为一个工业家，人人尊敬的“铃木先生”。

几天的辛苦，我可以完全有了代价，我已经知道了铃木正直的过去。

我自然不能将这份档案带走，但是我在离开的时候，带走了一张相片。

这张相片，就是本间雅晴中将接见有功人员的那张，菊井太郎（铃木正直）也在其中。我离开了那机关，脸色很阴沉，想起上四十万人，被种种残酷手段屠杀，作为人，绝没有法子心情开朗的。仅仅作为人，都会难过，别说是中国人了！

我独自在街上走着，走了很久，直到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，我才决定，找铃木正直去！我等了一会，才截到一辆街车，车在铃木的住宅前停下，我按铃，过了好久，才有一个老仆，自屋中走出来应门。

我表示要见铃木，老仆摇着头：“铃木先生通常要迟一点才回来。”

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可以等他。”

老仆用一种疑惑的神色望着我，我道：“我是藤泽先生那里来的。”

那老仆这才点了点头，开门让我进去，我在客厅里坐了下来，老仆点亮了灯。

我大约等了半小时，听到外面有汽车声，我站了起来，看到铃木自一辆黑色的大房车走出来，房车是由司机驾驶的。

铃木提着公事包，几天不看到他，他看来很憔悴，但是身子仍然很挺，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候的印象一样，是一个职业军人。

我向客厅外走去，刚在他走过花园，来到屋子前的时候，我也出了客厅。

光线已经很暗，但是他立时站定，他自然是看到了我，而且也认出了我。

当我和他都一起站定的一刹间，是极其难堪的一阵沉默，我凝视着他，等待他发作。

果然，在沉默了半分钟之后，他以极其粗暴的声音呼喝道：“滚，滚出去！”

我早已知道他一定会有这样的呼喝的，所以我立时回答道：“是，菊井少佐。”

我那样说的时候，仍然站立着不动，而铃木正直却大不相同了！

“菊井少佐”四个字，像是四柄插向他身子的尖刀一样，令得他的全身，都起了一阵可怕的抽搐，他的手指松开，公事包跌在地上。他的双手毫无目的地挥舞着，像是想抓到一点什么。

可是那并没有用处，他抓不到什么。

在他的喉间，响起了一阵极其难听的“咯咯”声响来，他的脸色，在黑暗中看来，是如此之苍白！

我又冷冷地道：“菊井少佐，或者，菊井太郎先生，我们进去谈谈怎么样？”

他像是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，只是跌跌撞撞，向内走去，我跟在他的身后。

那老仆也迎了出来，他看到铃木正直这时的这副模样，吓了一大跳，失声道：“铃木先生——”

我立时向老仆道：“他有点不舒服，你别来打扰，我想他很快就会好！”

那时，铃木已经来到了一张坐垫之前，本来，他是应该曲起腿坐下来的，可是这时，他只是身子“砰”地倒在垫子上。他一倒下，立时又站了起来，那老仆有点不知所措，我向他厉声喝道：“快进去！”

那老仆骇然走了进去，我来到铃木身边：“其实，你不用这样害怕，像你这样情形的人很多，改变了名字，改变了身份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！”

铃木灰白色的嘴唇颤抖着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我走过去，斟了一杯酒给他。

铃木接过了我的酒来，由于他的手在发着抖，是以酒洒了不少出来，但是他还是一口吞下了半杯酒。

他在吞下了酒之后，身子仍然在发着抖，但是看来已经镇定了不少，他望着我，讲话的声音，就像是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。

他道：“你知道了多少？”

我将那张照片，拿了出来，递给他。

他接了照片在手，抖得更厉害了，过了好久，他道：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！”

我毫不留情，冷冷地道：“可是时间并不能洗刷你内心的恐惧！”

他惨笑了起来：“我……恐惧？”

我直视着他：“你不恐惧？那你是什么？”

铃木的口唇抖着，抖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不是恐惧，我是痛苦！”

我毫不留情地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：“你不要将自己扮成一只可怜的迷途羔羊了，如果我没有料错的话，你是一头吃人不吐骨的狼，菊井少佐，你究竟曾做过一些什么，以致看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孩子，就会惊惶失措得昏过去？”

铃木看来，已经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了，他来回走着，然后又坐了下来，低着头，看他那种姿势，倒有点像已经坐上了电椅的死囚。

过了好久，他才道：“她……她太像——她了！”

我已经料到了这点，一定是唐婉儿太像一个人了，而铃木以前，一定曾做过什么事，对像唐婉儿的那个女人不起的，所以他看到了唐婉儿，才会害怕起来。

我又立时钉着问道：“那个女人是谁？”

铃木抬起头来，他的双眼之中，布满了红丝，他看来像是老了许多，在他的脸上，也多了许多突如其来的皱纹，他的口唇在发着抖，自他颤抖的口中，喃喃地发出声音

来：“我……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”

我一点也不可怜他，走到他的面前：“那么，你对那个女人做过什么事，你总知道吧！”

铃木像是突然有人在他的屁股上用力戮了一刀一样，霍地站了起来。

他的身形相当高，而我来到了离他很近的地方，是以他一站起来，几乎是和我面对面了。

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的第一个反应，便是他要和我动手了，是以我立时捏紧了拳头，准备他如果一有动作的话，我就可以抢先一拳，击向他的肚子。

但是，铃木却没有动手。他在站了起来之后，只是望定了我，在他的眼睛中，也没有凶狠的想动手的神情，相反地，却只是充满了一种深切的悲哀。

他用那种充满了悲哀的眼光，望了我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好吧，你可以知道，请跟我来！”

他说着，我转过身，向前走去。

他在向前走去的时候，身子已不再挺直，而变得伛偻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他像是在刹那间，老了许多，但想不到竟老到这程度。

我仍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但他既然叫我跟着他，我就跟着他。

我们走出了客厅，经过了一条走廊，我已经知道他要将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就是那间房间——我和藤泽在黑暗中相会的那间。

到了那间房间之前，铃木移开了门，走了进去，我仍然跟在他的后面，他用十分乾涩的声音道：“请将门关上。”

我移上了门，房间中燃着香，有一股十分刺鼻的味道，那张供桌仍然在，供桌上的包裹也在，那个最大的包裹，我不会陌生，因为我曾将它带到藤泽的办公室中，解开来看过。

那包裹之内，是两件衣服，我就是在其中的一件军服内，看到了“菊井太郎”这个名字，是以才找到了铃木正直过去的历史的。

这时，铃木来到了供桌之前，慢慢地跪了下来，他的双手，伸进供桌的布幔之下，在地上摸索着，过了一会，我听得一阵“格格”声。

布也遮住了他的双手，我看不到他双手的动作，但是从声音听来，他像是掀开了一块地板。接着，他的右手便自布幔后缩了回来，手中捧着一双扁方形的盒子。

当他的双手将那扁方形的盒子捧出来的时候，在剧烈地发着抖，像是他捧着的那只盒子，有好几百斤重一样。果然，他双手一松，“啪”地一声响，那盒子跌在地板上，他人也立时伏了下来：“你……你……自己去看吧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看了之后，别讲给任何人听！”

他讲完了那两句话之后，伏在地上，只是不住发抖，和发出一阵听了之后，令人毛发直竖，痛苦莫名的声音来。

我不知道那只木盒之中有什么东西，但是在如今那样的情形之下，铃木是绝对没有反抗能力，和反抗意图，那是可以肯定的了。

我踏前一步，拾起了那只木盒，移开了盒盖，我看到了一本日记簿。

在那本日记簿的封面上，贴着一张标签，上面写着“菊井太郎之日记—南京入城后十五日”。

一看到这张标签，我就愣了一愣。

我立时向菊井望了一眼，只见他仍然伏在地上，像那天晚上，我偷进屋来时，在门外看到他的情形一样。

我来到房间的一角，一张矮几之旁，坐了下来，开亮了矮几上的一盏灯，将日记簿放在几上，一页一页地翻来看。

当我在翻着那些日记之前，整间房间之中，静到了极点，每当我翻过日记簿的一页时，所发出的声音，也足以令我自己吓一跳。

愈往下看，我的手心就愈多冷汗，在不由自主之间，我的额头上，汗也在不断地渗出来。

我几乎未能看完这本日记，但是我还是看完了。

当我看完之后，我呆坐着，一声也不出。

我不知呆坐了多久，才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，向铃木正直望去。

铃木仍然伏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，我望着他，望了好久好久，铃木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在这样望着他。

好久之后，我才慢慢向门外走去，我向外走的时候，脚步声很轻，那倒不是我故意放轻脚步，怕惊扰了他，而是我双腿发软，根本没有力量发出沉重的脚步声来之故。

但是我的脚步声，还是惊动了铃木，当我来到门口时，他突然抬起头来，像是在嘶哑叫着，然而他的声音是极其低沉和嘶哑的，他道：“每一个人都是那样，不止是我一个人！”

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因为我根本不想说话，我只是略停了一停，便继续向外走去，当我在向外走的时候，我真怀疑我是不是有力量走出这间屋子。

我终于来到了花园中，在那花园里，有一个设计得精巧的滴泉，水滴发出“得得”的声响，我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然后，我坐了下来，坐在一块大石上。

这时，夜已相当深了，四周围静极，我思绪乱到了极点，我必须好好静一静，这便是铃木的花园中坐下来的原因。

当我坐下来之后，我自然第一个想起我刚才看过的那本日记，这本日记所说的，只不过是半个月之内的事，菊井太郎或许是有着相当深湛的文学修养，或许是由于事实实在太残酷，他只不过是照实记了下来，就使人看了毛发直竖，遍体生寒。

而无论如何，要将他日记全部翻译出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并不是我没有这个勇气，而是没有一个地方，可以容许那样血腥野蛮的文字和公众见面。

但是，我又不能只约略地提一提日记的内容就算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对于当年的受害者未免太不公平了。

我想了好久才决定的是，我采取折衷的办法，其他的事我不理会，只是拣几段铃木见唐婉儿就感到害怕的原因摘译出来。

在南京的一个月，菊井（铃木）一开始，就参加了大屠杀。

在开始的十几天内，他的日记中，记述着他和他的同僚，如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杀人，其中两段比较不太残忍，还可以宣诸文字如下：

（以下是菊井太郎的日记，其中的“我”，自然是菊井太郎。）

“杀人似乎是一件无比的快乐，可以证明虽然同样是人，但我高等，可以随意杀死别的人，支那人看来和我们差不多，但都是低等人，他们在临死时发出的呼叫声，就像是猪叫。

“今天，我独力捉到了四个壮汉，那四个人是在一幢屋子的地下室拖出来的，他们的口中发出模糊的叫声，我将他们用电线绑着，拖到了街上，那时，要一下子找到四个人，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了，所以，当我一将他们拖到了街上，立时有好几个军人奔了过来，要求我让他们分享杀人的乐趣。

“哈哈，一下子找到四个活人，竟像是拥有财富一样，一个中尉，甚至愿意用钱来交换其中一个最强壮的，他说他发明了一种杀人的新方法，一定十分有趣，叫我无论如何让一个人给他，我送给他一个，因为我要看看他发明的新方法是什么。

“那中尉自衣袋中取出一个磨得很锋利的秤钩来，用力捏着一个人的腮，使那人的口张大，然后，他将秤钩钩进那人的口中，钩住了那人的舌头，拖着钩子，向前狂奔，一面奔，一面叫道：“钓鲤鱼！钓鲤鱼！”所有的人都狂笑着，那人的舌头被拉出来足有好几寸长，他发出惨叫声，听了真痛快，可惜没有拖出多久，那人就死了，几个军人一起爬上一根电线杆，将死人挂了起来，一个人的舌头竟能承起一个人的重量，这是新的经验。

“杀人似乎使人疯狂了，那四个人结果只有一个是被我杀死的，我用靴子不断地踏他的小腹，血从他的眼耳口鼻中一起喷出来，我得到了喝采。

“今天，参加了活埋俘虏的工作，大坑是俘虏自己挖掘出来的，他们竟然顺从地挖掘活埋自己的土坑，这真叫人有点难以想像。

“活埋其实一点也不刺激，或者我们所想出来的杀人方法，比活埋新鲜得多。唯一刺激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千人的死亡，我们都希望上千人在死亡前一起哀号，可是却没有，一排一排的人，被推进土坑的时候，发出声响来的很少，那是由于事先他们已经被毒打得几乎接近死亡边缘的缘故。

“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一些新刺激，一个一个人来活埋，当泥土填到胸前时，已经可以看到那人张大了口，气和血丝一起喷出来，土填到颈际，滴着血的双眼还在翻动，那无论如何比较有趣得多了！

“晚上，在营房中，桩大尉说的话，引起了一阵哄笑声，他说，由于强奸的次数太多了，他害怕他以后不能再过正常的性生活，强奸的刺激是不同的，尤其在强奸之后，再将女人杀死！

“我和他们多少有点不同，或者是我比较害羞，我就未曾参加过集体强奸一个女人，到后来，简直已经是轮奸了。但当然，我也有我的办法，到今天为止，我已强奸了多少女人？二十个……不，是二十二个，当然还会有，不过找来已经很难了。

“皮靴踏在被征服的土地上，那真是军人无上的荣耀，今天更值得纪念，我发现了一个女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发现，没有别人来分享。

“我是特意出来找女人的，满街死人腐臭的味道，和到处可见的血迹，似乎更使人疯狂地想女人，我才踏进四条巷子，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，闪进了一幢屋子。我还以为我是眼花了，因为这巷子两旁的屋子，根本已一个人也没有了，所有的人都被杀死，剩下空屋子，但是我的确看到了一个女人，穿蓝旗袍，我奔过去，奔进那幢屋子，大声呼喝着。

“没有人回答我，我逐间房间搜索着，终于撞开了一扇房门，那女人缩在屋角，我真幸运，那女人年纪很轻，虽然面无人色，但的确是个美女，我一步一步走近她，拉住了她的头发，她尖叫了起来。

“桩大尉的话不错，正常的方式，我们反倒不习惯了，她的尖叫声，引起了极大的兴奋，我开始动手，将她的衣服剥下来……”

在菊井太郎的日记中，详细地记述着他在接下来的三天中，如何用种种的方式，凌辱、折磨那个女人，而最后将她杀死，这三天的日记，足有将近一万言，我自然不能将之记述出来，那可以说是人间最野蛮的记述文字。在菊井太郎的日记中，可以看出，在这三天中，他得到了极度的满足，兽性的满足，但是在他杀死了那女人之后，他却又那样记述着（以下又是菊井太郎的日记）：

“我站在那女人的尸体前，她已经不是人，只是一堆血肉，很多地方烧焦了，不过，她的脸还是完好的，她很美丽，那苍白的脸看来一竟然平静，使我战栗，我害怕什么？我是征服者，我还要去找别的女人，还要继续杀人，我是征服者。

“不过不知为了什么，我拿起了那女人的衣服，也将我的军服脱了下来，我觉得我要保存它们，当我离开那幢屋子的时候，我在发抖，我仿佛听到了那女人还在失声叫着，我听到她的尖叫声，这是不对的，我要和他们一样，我要回到营中，将一切经过讲出来，好让他们夸耀我。

“我没有说，什么也没有说，我的下级以为我在想女人——他将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女孩给我，那是他找到的，当他们在轮奸那个女孩时，我又听到了那种尖叫声。”

再多引菊井太郎的日记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，一句话，在震惊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，菊井太郎，如今的铃木正直，正是一个直接的参加者，他不知杀了多少人，强奸了多少女人，但是印象最深刻的，则是四条巷子的那个女人，因为他单独占有那个女人，达三天三夜。这个女人，死在菊井极其残酷的折磨之下。

至于那女人是谁，自然也没有人知道，南京大屠杀中，日本鬼子屠杀了数十万中国人，那数十万的中国人，如何还能将姓名留下来？他们的血凝在一起，尸体堆在一起，他们似乎已不是人，只是鬼子兽兵找寻新刺激的玩具。

只可以假设，那女人是唐婉儿的一个远亲——唐婉儿是南京人，以唐婉儿的年龄来推算，她那时候，正是婴孩，而在菊井的记述中，那女人似乎也是才经分娩不久，菊井的日记中，曾详细地记载着，他如何用挤压的方法，在那女人的乳房中挤出乳汁来。

而唐婉儿是一个孤儿。

所以，可以推想到，唐婉儿的面貌，和那女人必然有十分近似之处，是以铃木正直在突然之间，看到了唐婉儿，才会如此惊恐。

自然，这一切，根本不必和唐婉儿说起了，她根本不知道这些，让她继续不知道吧。

菊井改名为铃木正直，自然是由于他有着深切犯罪感的缘故。

他的那种犯罪感，在战争时，可能还被疯狂的行为所掩饰着，但当战争结束，他又回到了正常的社会中时，便再也掩饰不住了。

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，他已经变成一个成功的工业家，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去，他始终摆脱不了过去野蛮残酷的行为的阴影，他感到要作为一个正常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我不以为他在忏悔过去的行为，他或者是在希望战争的再来临，因为像他那样的人，只有在战争中，才感到正常，才会如鱼得水。

我不是心理分析家，以上的一些分析，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一点意见。

我如果肯和铃木再详细谈一谈，那么，或者可以得出结论来的。

可是，在看了他这样的日记之后，就算让我多看他一眼，我也会作呕，如何还能和他详谈？

过了好久，才走出花园，回到了酒店，当天晚上，我在半睡半醒之间，和一连串的噩梦之中渡过的，第二天早上，我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去。

当我提着行李箱，来到了酒店大堂之际，藤泽迎面走了过来。

从他的神色上，我看出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，他直来到了我的面前：“卫先生，铃木正直先生自杀了！”

〔早应有的下场了！！〕

我没有什么反应，虽然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很突兀，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。

藤泽皱着眉：“他为什么要自杀？真泄气，他竟不是用传统的切腹自杀，而是上吊死的！”

在那一刹间，我真想用我生平最大的力，狠狠地击向藤泽！

藤泽不用对日本侵华战争负责，因为他当时年纪还小，但是，他的那种想法，只怕总有一天，会构成另一次疯狂的战争。

但是我终于忍住了，我只是一声不响，侧着身，在他的身边走过，出了酒店。

藤泽在我的身后，像是又高叫了几句什么，但是我根本没有听他的，因为我发觉他和我根本不是同一类的，他还在念念不忘传统的武士道精神，我和他还能有什么话好说？

回到家中之后，我不得不将事情向白素复述一遍，然后，我们讨论铃木为什么要自杀的原因。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日本鬼子也并不好过，你以为他们杀了人之后，心中不觉得难过？”

我冷笑着：“你以为铃木的自杀，是因为他有了悔意，内心不安？”

白素显然不想在这件事上和我多争辩，她只是道：“事实是他自杀了，一个人要下定自杀的决心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我也不想再争辩下去，因为这件事，实在太丑恶了。

小郭曾向我追问我东京之行的结果，我也没有告诉他，因为他和唐婉儿，已到了不可一天不见的程度了。

这件事，告一段落。最后要说一下的是，铃木正直自杀的原因，不论是为了什么，我不想去深究，但必须讲明，我记述这件事，决不是认为铃木正直是一个坏到绝顶的日本鬼子。

在日本鬼子之中，算是好的了，他至少在杀人之后，见到被杀的人，还会害怕，而现在有多少日本鬼子，战争中一样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，他们可有一点惭愧恐惧之心？一点也没有，他们甚至还在策划新的侵略，新的罪行！

战争已过去了许多年，应该记着战争时我们所受的苦难，还是对战争时会将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人笑脸相迎，正像我在开始时所说的那样，每个人可以自己去做判断，自己去决定。

但是别忘记，也不能作任何更改的事实是：日本鬼子曾将中国人当作猪，当作狗一样屠杀，你或许可以认为中国人该杀，但决不能否认这个事实！

“鬼子”写完之后，正在构思下一篇的“老猫”，应该如何开始，因为老猫是一件十分诡异怪诞的事，以前从来也没有写过，是以颇伤脑筋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几位不速之客，突来相探，其中一位心直口快的，劈头第一句话，就道：“卫斯理，你小说愈写愈不对劲了，这篇“鬼子”，怎么能算是科学幻想小说？”接着，其余的人，也不容我发言，就一起讨论起来，他们讨论的结果是：“鬼子”不是科学幻想小说。

我一直等他们讲完，才道：“本来，在我的计划中，菊井太郎的日记，至少要占一半以上，日记中菊井太郎如何变态地用种种残暴手段对付那女人，都准备详细地写出来，但是，临时改变了计划。”

朋友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详细去描述日本鬼子如何虐待我们女同胞，在写的时候，手不禁发抖，那无论如何，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，所以，便改为约略地提一下就算了。”

朋友又道：“那么，明明不是科学幻想小说，你怎么解释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谁说不是幻想小说？我在小说中，写一个日本军人因为曾参加南京大屠杀而感内疚，而感到恐惧，甚至终日跪在供桌之前，受痛苦的煎熬，可是事实上，你们见过这样有良心的日本鬼子么？”

（youth：的确是这样，日本鬼子有良心吗？他妈的日本鬼子）

“鬼子”毕竟是幻想小说！来客语塞。